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盡眉維赤奮若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爲理所

理所猶言治所也上時掌翻雋音髓邛渠容翻

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

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

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

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爲李師望

以定邊軍致寇張本初南詔陷安南見上卷敕徐泗募兵二

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

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崔慎由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一年從才用翻

下從孫同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

練使杜璋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

教習時常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

余教習

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魯以軍帑空虛帑宅朗翻發

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魯從之戍卒聞之

怒都虞候許佶佶其吉翻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

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

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校戶教翻秋七月佶等作

亂殺都將王仲甫將即亮翻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唐制凡行

軍置糧隨軍糧料使兵少者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劫

州庫兵北歸徐州還音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

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部

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

爲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之徐潯

林翻 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姪孫潯將先鋒軍每

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制

交趾實錄但云高潯以下勒姓名於碑陰不云潯爲

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其從孫潯常爲先鋒冒矢石

以勸士駢從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

使按駢爲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

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既分西川置

蠻皆在定邊軍巡內龐勛等至湖南湖南觀案監軍以計誘

之使悉輸其甲兵誘音西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

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松江東下許佶等相與

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銀刀見上朝廷所以赦之者

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蒞醢矣乃

各以私財造甲兵旗

幟
幟目志翻

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

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

勞力到翻芻以飼馬米以給軍

都押

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

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而水深狹請將

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

塞悉則翻

以勁兵蹙其

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

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

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

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

泗州

晉宋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豫郡又改東
徐州又改東楚州周大象二年改泗州開元二十四
年移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
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要之所
刺史杜悵饗之於

毬場

怕他翻

優人致辭

致辭者今諸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稱頌賓主之美

所謂致語者是也

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

悵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悵悵之弟也

杜悵歷事

穆文武宣屢入相位咸通初又為相

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

擅歸者勿使憂疑

先悉薦翻

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

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

徐城縣屬

泗州宋朝省徐城為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而西北則入徐州界然其道里迂遠故龐勛等西入宿州至符離則距
徐州纔一百四十里耳
勛與許佶等乃言於眾曰吾

輦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

分滅族矣

下戶嫁翻支分謂被支解而支體異處也即呂刑

丈夫與其自投

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

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

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

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

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

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

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

誠知詿誤詿古賣翻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

惡以補愆充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

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勦復於遞中申狀復扶又翻遞中

謂入郵筒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

尚未釋甲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宋白曰爾雅莞符離此地尤多此草故名

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

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

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將並即亮翻時戍卒拒彭城止

四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四驛百二十里闔城怙懼彥曾召諸將謀之

皆泣曰比以銀刀兇悍比毗至翻悍戾使一軍皆蒙

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

戍卒復爾猖狂

復扶又翻下同

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

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

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

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

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

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

帥讀日率

枝黨鉤

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遣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

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

輒敢害之

謂戍卒殺都將王仲甫也

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

二害也所過剽掠

剽匹妙翻

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

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

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如瀉曰枝梧猶

枝扞也薛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

又欲自為一營三將謂尹戡杜璋徐行儉及乞別營事並見上從之則銀刀

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

去其三難去羌呂翻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

中有兵四千三百彥魯乃命都虞侯元密等將兵三

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眾數所具翻且曰非惟塗炭

平人實亦汙染將士汙烏故翻染如險翻儻國家發兵誅

討則玉石俱焚矣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又曰凡彼

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

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

虹漢古縣宋魏廢省古在夏丘縣界武德置

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丘故城時屬宿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顏師古曰虹音貢今音

絳

且奏其狀彥魯戒元密無傷敕使

時張敬思尚在勦等軍中戊

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

任山在彭

城西南三十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

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訶賊

訶翻正翻又火迴翻日

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

執而榜之

榜音彭

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列於山下而潛

遁比夜官軍始覺之

比必利翻及也下比官軍比追及皆同音

恐賊潛伏

山谷及間道來襲

間古覓翻

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日乃

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濰

水上

濰水在虹縣靈壁東

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

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

陷之路走免

璐音路陷宿州今從鄭樵

彭門紀亂及新紀賊

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

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

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

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

先悉薦翻

決汴水以斷北路

斷音短

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

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

箭射城外茅屋

射而延亦翻

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

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

近其斬翻

元密等

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有夜

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衆謂之持更顏之推

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云衛以

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

晝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

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掠城中

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更工衡翻

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州

古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

以千

緜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

此謂汴州東境也

縱使西

歸謂西歸

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

長安

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機舟隄下而陳於隄外陳讀曰陣下同

伏千人於舟中

機魚豈翻

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

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

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

渚古九翻

賊追及之密等

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

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

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

踰山趣彭城

趣七喻翻

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

道求救明日塞門

塞悉則翻

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

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

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

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

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

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

退保子城

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

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

而焚之

推吐雷翻塞悉則翻

城陷

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

判官焦瑒等賊令別將梁丕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迴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彥曾

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幸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

四面斬關而入實錄自勛知徐州出兵退至符離已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

賊囚彥

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剗而剗之

剗其腹而寸剗

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

徐州觀察廳事也聽讀曰聽

盛陳兵衛文

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

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

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

趣讀曰促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

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

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

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

重爲于

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

漢高帝起於沛唐沛縣屬

徐州故稱之以自夸大

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